这就是镌刻在封锁宇宙圣杖的遗迹岩石上预言中提到，在某个时间将会对它周围的诸多宇宙引来颠覆的祸首吗？薛常伫立在高塔顶端，略微抬头。凝重目光遥及五里外晴空之中，那架已然支起降落伞，正借助风势缓缓降落的“铁球”——宇航员返回舱。塔顶晴天的风呼啸而过，将薛常宽松的衣物一侧紧紧吹贴在他身上。

返回舱的轨迹是经过测算，即将落地在所属当地航空学院的万里阔野。远远望去，可见到地面上的各部门工作人员都在等待着这一切的结束。这次宇航行动由该学院全体师生一手准备，等到铁球安然落地，就标志着宇航学院本次任务圆满完成。

“但这些凡人终究不会知道，如果它回来，会给我的宇宙带来怎样的后果……”薛常悲愤地喃喃自语，“既然是圣杖的指引，那么就让我在这里扼杀罪恶吧！”

“捅破天际吧！……额、不对，是捅破天际，吧！！！”随着薛常的呐喊，大股银光从太阳倾泻，以弧线汇聚入薛常手中，待光密度到达至高时，那些能量实体化了。一根长达四十里、粗细如灯管且整个光滑至极的银色长杖具现在薛常手中，而另一端已经伸向缓缓飘落的返回舱，一瞬之间，将之完全贯穿。未及五秒，整个铁球就禁不住突如其来的压强，爆裂为了碎片。

地面上的人疯狂了。距离很远，相对之下那根长杆实在太细，在地面上是完全看不到的，因而在他们眼里，返回舱就是由上一秒的一切正常瞬间凭空爆炸的。爆炸如此突然，坐在里面的人必然是连全尸都落不上。他们平日里一起学习工作的同事，就这样陨落了，整片学院充斥着痛哭。

“宇宙安全了，我的宇宙、这个宇宙、并这个宇宙周边的一众宇宙，都得而被解救…不对！”才松口气的薛常顿时又严肃了起来。他转而望向平地上站立着的女人，“那仓里的人还活着。”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为什么刚刚明明在球内，和返回舱一起爆掉的颠覆的祸首，如今却能一瞬之间安然无伤伫立在几十公里之下的地面上。这太不符合逻辑了。

斩草必须除根，薛常手提圣杖，孤身闯入学院大门。学院有及其强大且严密的安保，却不被放在眼里。他那柄泛着银光的圣杖，尽管长四十里足以直通云霄，在他手中使用起来却好似没有重量，通畅无比。甚至、竟然能够无视空气阻力对于挥舞的阻挡，然而真正打到东西时却展现出惊天的破坏力。

几千人的安保队伍被一棍子扫平，薛常没有被放慢任何步伐，即使是门、墙都无法阻挡圣杖的力量。薛常不被阻碍勾去任何注意，径直向着宇航员所在空地走去。

他站在她的面前了。

那女人神色平静，注视着薛常。薛常眼中，女人竟有几分说不上的姿色。挺美的，谈不上，又不如当红女主播。

大局要紧，面前的是引来宇宙颠覆的罪魁祸首，万万不要远离心智。薛常稳定下心神，举杖要挥舞直取女人头颅，却在挥舞到距离她脸1厘米处停下。薛常感到十分诧异，但当他再次尝试、却再也挪不动圣杖一步了。圣杖已然定格在这位置，即使他松开双手，却已然悬浮在空中。

女人对此没有任何表情，只有圣杖刮起的阵风，吹起了她扎稳的头发。

薛常正在诧异时，突然感到附近空间有扭曲，这感觉和先前被圣杖传送来这个宇宙时代感觉几乎一样。随后，那部分扭曲的空间中，出现了一个男子的身影。那男子身着一身白底，上却有许多不知所云黑色花纹的上衣及黑色裤子，却在扭曲中看不清脸。包裹全身的稀疏旋风卷起几片枯萎的绿叶。只听他悠悠说出的话：“你刚刚是否动了什么主意？”

薛常只看到他身上散发出的黑色特效，却没有任何能量波动，说明此人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异能，但这样，却是怎么停住自己的圣杖呢？

“不是你在操控圣杖，你到底是谁？”薛常在风中吼叫着，向旋风中的黑衣人问道，声音盖过风声与落叶，“这圣杖内蕴含的可是宇宙的至高力量，在遗迹中发掘它的我也不过是能浅薄使用它的物理打击而已，身上没有任何神力的你绝对不可能掌握宇宙的至高力量的。别装模作样了。”

那男子缓缓走出旋风，脸部就显现出来。他一边走进，一边用手扶了一下眼镜。用慵懒并不使劲，却能盖过噪音直接清晰进入薛常耳朵的声音说道：“你说的没错，那确实是含有宇宙至高力量的圣杖……”

“但是啊……”

黑衣男子顿时激昂了起来。他伸出手，悬浮不动的圣杖就旋转一圈，飞进他的手中。紧接着，无云的晴空仿佛被撕裂了一般，从几十处地方扭曲出巨大缺口，那些缺口又在极端的时间内不断地变化形状与位置、仿佛雷电交加，天顿时阴暗了下来。整个天空的震撼扭曲带起地面的疯狂振动与啸鸣。而后，从那些缺口中相继飞出来几十个诡异物件。长杆、垫套、球体、弯钩……一众诡异物件循着轨迹，向男子手中的圣杖汇聚而来。

“那只是你们宇宙的至高力量啊！”黑衣男子咆哮道，“我来给你瞧瞧别的宇宙的！”只见那些物体汇聚起来，将圣杖包裹成了一根粗糙且多富配件装饰的棍棒。其长度已然从四十里压缩为了一米五，还有一条蛇也飞过来缠在了棍子上。

薛常被这大场面吓得两股战战，几欲先走。“竟然……将不灭的圣杖……强行压缩成这么短……”薛常在说不出什么。

“哪有什么圣杖，这才是他被拆散之前的本来样貌啊，同学。”黑衣男子依然向他走来，手中捏着那个压缩的长棍，“但那不重要，而重点是啊，”顿顿，

“你刚是否动了什么念头？”

未等薛常在做出什么反应，男子已经停下脚步，转为通过空间扭曲闪现来到薛常的左手边，以棍尖轻点薛常的左手。霎时间，他的左手顿时被爆裂地撕扯开了。他的手皮肉绽放，裂为千万碎片，随即跟着其中的鲜血四处飞溅。而裂开的碎渣又被进一步撕扯、分解，至细微得不能看见，似平白蒸发了一般。

猛然的痛觉从薛常左手处传来，令其痛哭万分。竭力嘶吼起来。“啊啊啊啊，你这家伙，对我做了什么！！！！”然而，那爆裂的伤害还未停止，通过他的左手，沿着左臂一点一点、缓慢向上蔓延，每蔓延一点，都经历一部分那样的撕扯、然后撕裂成看不见的颗粒。疼痛不止，薛常再也没有力气说什么了，只能大声吼叫：“哼……啊啊啊啊啊啊啊！！！！”

男子就那样看着他。“竟敢说我老婆有姿色，这就是下场。”

手臂的爆裂已经吞噬了薛常的小臂、又延伸上大臂。血肉中的薛常听了，依然不停撕心裂肺地吼叫：“啊啊啊啊啊我没有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！！！！”那声音响彻云霄。

男子将杖扛在肩上，转身过去走开了，嘴里隐隐道：“想也不行。”

薛常的喊叫持续十分钟，直到那截爆裂从他的大臂蔓延、爆裂双腿、爆裂右臂、爆裂躯干，最终吞噬到他的头部，才彻底消停。

黑衣男子与女友甜甜蜜蜜一道走出了几千米，直到叫声停止，他又拿起法杖，向前方的空气轻点一下。刚才薛常被分解成为的漂浮在空中不可见的颗粒，就又跟着飞了过来，在二人面前停住，然后慢慢聚拢，以刚才相反的顺序，汇集，并恢复出了薛常的头部。紧接着，以相同的速度，将他整个身体完全还原。过程中，他的大脑神经继续接受着来自身体残缺各部分的痛觉、故而又如刚才一般激烈惨叫。薛常的眼神中充斥着混乱、恐惧及不明，待到双腿长回来，身体彻底复原，已经吓得浑身瘫软在地上，只能呼吸。

毕竟他刚刚体会到的，是承受十分钟不住的毁灭性撕裂的伤害，一步一步遍及全身直至死亡的全部过程，然而在死亡之后，又被重新拼装，并且愈合一切伤口，全身彻底复原为受伤之前的样子。那样进入死亡的恐惧，永远烙印入他的记忆之中，难以抹去了。

男子与女友有说有笑，远离此地。法杖又分解为各部件，通过天空裂缝回去原来宇宙，此后，天又敞亮了起来。